

看诗不分明

(76)

说到写过年的诗,大多数人马上会想到的,可能是这一首吧:“爆竹声中一岁除,春风送暖入屠苏。千门万户曈曈日,总把新桃换旧符。”但王安石的这首《元日》,我过去并不太喜欢,觉得只是应景,感情的汁水不够丰盈。后来知道其中除了过年的那点意思,还有革新政治、奋发进取的寄托,透露了政治家的气象,气魄是大的,但一般老百姓大概还是从过年的辞旧迎新来解读的,这也没有什么不对,一诗两面,二者一体,正如政治家王安石也是文学家王安石。

但是更感动人心的诗还是应该饱含感情的汁水,尤其是个体的、深切的感情。比如清代蒋士铨的《岁暮到家》,“爱子心无尽,归家喜及辰。寒衣针线密,家信墨痕新。见面怜清瘦,呼儿问苦辛。低徊愧人子,不敢叹风尘。”一看就知道说的是心里话,而且连面对母亲都没有说出来的心里话也告诉了我们,我们怎能不感动?“低徊愧人子”,一句颇可玩味,为什么“愧”呢?漂泊异乡、世道炎凉、人情冷暖,回到家中,面对慈母的关怀,种种辛苦、酸楚不是正好倾诉吗?可是怕母亲心疼和担忧,因而“不敢”。“不敢”了,为什么还“愧”呢?想必一是惭愧自己未能出人头地、光耀祖宗,让母亲放心和欣慰;二是惭愧自己一年到头在外面漂泊,没有能在母亲膝前承欢尽孝。这份“愧”,是行为上有亏欠的儿子对母爱心理上充分的回报。这首朴素的诗里,母亲的“怜”,儿子的“愧”,同样是深沉而灼热的爱,其中的亲情之浓,人性之美,严寒时节足可用来暖心。

过年的主题,首推辞旧迎新。“辞”中有轻松也有惆怅,“迎”里有期盼也有“畏老”,因此心情很难说是单方独味的喜悦。具体到除夕夜,许多诗人不约而同地表现出了对时间和季节的敏感,有时到了令人惊惧的地步:“残腊即又尽,东风应渐闻。一宵犹几许,两岁欲平分。”(唐·曹松《除夜》)“官历行将尽,村醪强自倾。厌寒思暖律,畏老惜残更。”(唐·罗隐《岁除夜》)“九冬三十夜,寒与暖分开。坐到四更后,身添一岁来。”(唐·尚颜《除夜》)

年龄增长,前几年,有时还厚着脸皮,混在年轻人中,但渐近四十,“中年”这个词,出现在脑子里的时候,越来越多,心态也稍稍地起了变化,或者说,渐渐地有了对于中年的恐惧。

叶灵凤在《毛姆等到了这一天》一文中,说毛姆“他在七岁生日时,曾说自己的心情好像一个‘整装待发’的旅客一样,什么都准备好了,只要一接到通知,随时就要起程。”中年,离“整装待发”,还有些时候,但是生命行进过半,如俞平伯所言“当遥指青山是我们的归路,不免感到轻微的战栗”的感觉,还是很真切的。

至于身体的变化,感受也是直接的。分量增加了,脸变圆了,腰变粗了;少年时蹦蹦跳跳的,现在沉稳了,迟钝了,嘴里还时常不自觉地呼出“哎”“呃”之类的声音,甚至,食量也变小了。一位朋友说,三十岁前,他一只烤鸡、一瓶黄酒,一顿可以全部吃掉,现在只能吃半只烤鸡、半瓶酒了。他问我为什么,我说,你老了呀。

思想的变化呢,当然也有。人生过半,最要紧的是抓紧时间。孔子晚年说:“假我数年,若是,我于《易》则彬彬矣。”圣人尚且如此,我辈凡人,当然应更加百倍努力了。

胡适 1938 年出使美国时曾写自题诗,颇符合我现在的心境:“偶有几茎白发,心情微近中年,做了过河卒子,只能拼命向前。”胡适当年 47 岁,只是“心情微近中年”,可见他的心态之好。一笑。



春在千门万户中

潘向黎

“一年滴尽莲花漏,碧井屠苏沈冻酒。晓寒料峭尚欺人,春态苗条先到柳。”(宋·毛滂《玉楼春·元日》)……一宵平分两岁,旧年新岁更替,这是千真万确,但说一宵分开暖暖,过了除夕就迎来春天,却更多的是心理作用吧。虽然春节还在冬天里,但比柳条先绿的,是人们心中的某种信念和希望。将春天提前,这是一种美好的集体无意识。

过年的第二个主题自然是阖家团圆了。“归家喜及辰”是无数人心中不变的向往,至今年年声势浩大的春运依然在证明这一点。如果这个时节孤身在外,就难免思乡而伤感。“旅馆寒灯独不眠,客心何事转凄然?故乡今夜思千里,霜鬓明朝又一年。”是寻常人的心思,也是大丈夫的心事,有些悲凉,但依然阔大。这是大诗人高适在唐朝的某个除夕夜写下的《除夕作》。

但是有时人的心里有一个洞,并不是团圆可以填满的。清代黄仲则的《癸巳除夕偶成》就是一个证明,读来别有怀抱、情韵深婉:“千家笑语漏迟迟,忧患潜从物外知,惻立市桥人不识,一星如月看多时。”“忧患”什么?有人认为是为一己处境和前程,有人认为是为天下时局的忧患意识,诗人未明说,正好读者可以依照个人的见识和境遇各行其解。我觉得这首诗最大人物处在于画面感,“千家笑语”是大块明面,独自“惻立”是小块暗面,这里本来只有一片模糊涌动的寂寞和失落,但是就在“暗”里面,有一双亮如星辰的眼睛,那是一双慧眼,在注视着没有月亮的天空,注视着正在欢享节庆、对视线以外的事物浑然不察的人们。这样的一双眼睛,使那个除夕有了一个忧郁而警醒的复调,清新中略带凛冽。

无论如何,过年总应该是喜庆的:写春联,贴年画,吃年夜饭,守岁围炉,穿戴一新,出门拜年,笑语盈盈……“续明催画烛,守岁接长筵”(孟浩然《田家元旦》)、“剪烛催干消夜泪,倾囊分遍买春钱”(孔尚任《甲午元旦》),这些情趣和欢乐今天也依然可以继续。

过年意味着新的开始,若再加上人人心中有新的期盼,就真正是“不须迎向东郊去,春在千门万户中”了(叶燮《迎春》)。

泡好一壶茶

小米

朋友送了我一饼曼糯山的茶,生普洱茶。以前没有喝过,查了很多资料,知道曼糯在当地写做“曼诺”,不是一个寨子,应该是座山头。在茶区,山头比寨子的意义更为重要,代表着某种独立的口感风格。一些茶人的评价甚高。遂用传统的泡茶手法泡了,喝了一口,嗯,怎么这么寡淡?仔细端详茶汤,倒是胶质感很强。连续喝了几泡,还是感觉一般,甚至香气都很微弱,没有强烈的根基。看来,这茶盛名之下,其实难符啊。

放了几天,我又觉得,不能轻易地下结论。也许是我的方法不对?我决定改用现代泡茶手法——不用紫砂壶而用高温烧制白陶大碗;不进行所谓的温润泡,也不洗茶;就是那么直接地冲泡,静候,用心去感受。

呀!杯底是浓郁的柔美的香,茶汤没有强烈的苦底,却有很好的回甘。叶底强壮有力,草叶香细腻……很多事,也许是我们没有找到适宜的方法。泡好一壶茶,可以不错过它的美;而对人,又何尝不是如此呢?

家家户户都有过大年的“当家菜”,要问我家的“当家菜”是什么?我告诉你,是井冈山客家的家常菜——“群星望月”。

井冈山客家的“群星望月”与江西兴国的“四星望月”同属一个祖宗,都是把蒸笼菜摆在桌子中央,四周再摆上炒菜;都是称蒸笼菜为“月亮”,小菜称为“星星”。“四星望月”因伟人名命而名声远播,而“群星望月”无名声。但正因无名声,不受制约,不匡于一种食料,一种口味,它变化灵活,食料就地可取,应时而用,口味可因人而调,加上烹饪简单,成本低廉,深受大家青睐。我们夫妇从上世纪 80 年代初就将此菜作大年三十的“当家菜”。

蒸笼菜,客家人又称其“一笼蒸”,每逢家人朋友聚在一起都会备这道菜,过大年更少不了。蒸菜的蒸笼必须是竹编的,蒸笼内食料分“铺底”和“摆面”,“摆面”的不限于粉蒸鱼片,还可蒸粉蒸肉、粉蒸大肠、粉蒸鸡鸭鹅等,既可单吃,也可混搭蒸,“铺底”可以用毛芋、番薯、土豆等;“一笼蒸”含“合家团圆、吉庆有余、蒸蒸日上”的寓意。年夜饭再配上几碟干菜水菜,如拌粉丝、熏鱼、白切鸡、花生米、清炒雪豆、辣椒炒肉、笋炒黄菜、麻辣豆腐等,就成了“群星望月”。开席时,“月亮”一揭,热气腾腾,香、辣、鲜味扑鼻而来,令人口舌生津,食欲大开。

计划经济时期,井冈山人家

在我看来,美国电影《鸟人》是一部大胆、实验、创新之作。它的导演是墨西哥人亚利桑德罗·冈萨雷斯·伊纳里多。说他是“鬼才导演”恰如其分,他总是能以他的独树一帜,与其他导演区别开来。如果说他的“隔阔三部曲”《爱情是狗娘》《21 克》《通天塔》,以三段式结构、多线条叙事,且互相缠绕为主要特色,那么,他的《鸟人》,则是一次完美的视觉展示——漂浮、移动、穿梭的长镜头构筑别样的艺术图景。能将长镜头运用得如此娴熟与自然,令人惊讶。

一看到“鸟人”,就会让我们想起,这一定是像鸟一样,有一双翅膀,会在天空飞翔的“超人”。确实如此,只不过这是《鸟人》主角里根 20 年前在他主演的超级英雄电影系列里的角色。那时,里根是一个明星,而现在,他过气,英雄末路。里根并不甘心,他希望通过在百老汇自编自导自演戏剧,重振声望。在此过程中,他遭受来自演出、家庭、自我的多重压力:原来选定的主角因意外受伤而退出,替角是一个自负、很难控制情绪、自以为是的家伙,副制片人先入为主地宣称要毁了他的戏剧;家庭里,与妻子离婚,女儿又吸毒屡教不改;而他自己,耳边和眼前,总会出现他曾扮演过的“鸟人”声音和形象,时而刺激他,时而反对他,时而赞同他,令他分裂,无所适从。从预演到正演,“混乱”是最恰当、最准



羊肖形篆刻 曹兵

确的现实描绘。

扮演里根的迈克尔·基顿,很多年前,参演过《蝙蝠侠》系列的头两集,很有趣,也很扭曲,有时又很阴暗。”导演伊纳里多说:“这个角色内心充满了矛盾,这让他情绪不断变化着。”这个人想重新成为世人瞩目的中心,却时过境迁;想重铸辉煌,却无能为力;想孤注一掷,却屡受阻碍;刚刚说自己有多厉害、多伟

鸟人 刘伟黎

大,转而又认为自己多糟糕、多平庸。他时而疯癫、时而清醒;时而亢奋、时而悲伤;时而暴躁、时而温柔……双重人格,让我们想到分裂的“鸟人”,伊纳里多说:“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人鸟人。”确实,谁不是一个复杂、多面的人呢?

《鸟人》的类型被设定为“喜剧”,事实上,它以排演戏剧为主干(这可是高雅的艺术行为),融幽默、讽刺、粗鄙、世俗、超现实,现代于一炉,呈现出独特的现实和心理景观。预演最后一场,里根被关在剧院门外,雨中赤膊奔跑一场戏,令人发噤;剧院内外,充斥着尘世间喜怒哀乐;社交网络出现的关注、粉丝、点击率、浏览量、即时画面,拉近了时代的距离;对美国电影工业进行

无知,失去了这个机会。

1956 年苏先生离沪赴中国戏曲研究院工作,从此有固定的薪水了。他在研究院教授京剧音韵学呆了 8 年,其间回沪探亲还是住我干外公家。直到 1964 年退休回沪,开始我还能见到他。此时我已经有点懂事了,常听他津

我称这位干外

婆为“红红阿婆”。她年轻时在天津皮黄歌场很红,出嫁后因我干外公是大中银行总理,就不再抛头露面。苏公公身躯高大,说话有腔音,拉琴的手音特别饱满。他们的戏我听得多吃了会,苏公公称赞说“这小子有耳音”,就把我叫到面前耳提面命。为了“掰”嘴里的字,他不时用手指或者筷子在我唇牙之间比试,告以张嘴的幅度,如何切音圈字。《洪洋洞》里“为国家”三个字就搞了半天。我想不就是那么几个音符么,何必这样繁难?于是就“逃学”了。如今回想起来,当时苏公公是按照正规的方法,想好好教我的,真后悔由于自己的

过,我家的“月亮”里也打算只蒸些粉蒸小排和粉蒸鱼片,用土豆“铺底”,吃个清淡,图个健康。

现在,“群星望月”传到了女儿家。女儿从小干什么都有创意,读三年级时,她从画报上找到天安门的照片,剪下粘在棒棒上,插入蒸笼菜中央,使那年的年夜饭增添了“计划外”的喜气。如今她在异国他乡,每年过年,都会像模像样备好“群星望月”,还在“月亮”插上五星红旗,招待中国同事。据她说,只要上了此菜,介绍了此菜由来,那些海外赤子必同唱《我的中国心》,并含着热泪唱上一遍又一遍!

年夜饭也能玩混搭。明请看本栏。

十日谈

我家的年菜

讽刺:忘记创造伟大的故事,不断产出有毒垃圾,只知用血腥、动作、漫画人物来完成电影;在现实中制造幻觉:烟盒自转、花瓶自动撞墙、手指灯泡即刻粉碎、打响指车辆炸飞,甚至人会展开翅膀,在城市上空飞跃翱翔……电影所传达的内容和信息,非常广泛。正如有评论者所说:这是一部令人炫目、漫无边际、私密又杂乱无序的电影,但当它结束了,你迫不及待地想再看一次。

这部电影,以长镜头拍摄为主。伊纳里多说:“电影是一门艺术,通过拼凑排列一个个碎片来讲述故事,我们用长镜头拍摄,中间不会停,没有剪切,没有拼接,流畅、统一。”《鸟人》的长镜头,穿行在剧院的走廊、楼梯、舞台,从一个房间再到另一个房间,无缝推进,一个接一个,一波连一波,就像一条河流,舒缓地向前流淌,也像一列火车在隧道里穿越,就像好奇者的一双眼睛,边走边向角角落落窥视,更像漫游者的脚步,忽左忽右、忽前忽后,在迷宫里漂浮、游荡……在时间的流动和空间的转换上,长镜头最能表现出真实。伊纳里多知道怎样用长镜头,而我们,只需静下心来,像一个窥探者,用眼睛和心灵,跟随他的长镜头,作一次有趣、深入的艺术之旅。

相传阅议论。还有一次,原子弹爆炸成功,苏公公高谈阔论美苏军备竞争,说是赫鲁晓夫自称苏联核弹头“绰绰有余”云云。

昔苏辙求学,与贤士大夫游,而后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;而我幼时偶然得以面聆苏少卿先生的教诲,居然奠定了一生的文化取向。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福建戏校来上海招生,我想去报考,家母阻拦。这场争执让苏

公公听见了,他先是帮着家母说话,然后对我说:你可以边读书、边学戏,做个票友呀。他以自己的经历为例告诉我说,不妨把读书和学戏结合起来,将来可以去文艺记者、写评论,甚至可当编剧,这不照样是玩京剧吗?于是我答应继续认真就读正规学校,父母则邀请苏公公的学生关松安

先生来家,让我业余学戏。后来我去吉林插队落户,磕磕碰碰间,一有机会就求师访贤,研习京剧,还被剧团招去,有过几年粉墨经历。再后来我果然做了新民晚报的文艺记者,又搞评论、编剧本,不由自主地走上了苏公公当年所指明

的道路。少卿先生冥冥中有灵乎?不禁感慨系之!苏公公常年靠戏和写稿谋生,可是到了上世纪中叶活动空间越来越小,生活拮据。拿冬天的衣着来说,我发现他除了那件马连良相赠的毛领大衣以外,几乎再也没有稍微体面一点的“行头”了。1966 年懿园房子被抄被占,从此我再也没见过苏公公,我在东北期间曾经写信问他的下落,得知他住到浦东东沟的一个农舍里,后来又接家母信说“红红阿婆”来报丧:苏公公在这座农舍里病逝了。

(节选自《苏少卿戏曲春秋》序)



读碟